資治通鑑/卷28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八十七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八十八 後漢紀三

► 卷二百八十九

起著雍涒　□灘三月，盡屠維作噩，凡一年有奇。

資治通鑑 第288卷

【後漢紀三】　起著雍涒　□灘三月，盡屠維作噩，凡一年有奇。

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下

乾祐元年（戊申，公元九四八年）

三月，丙辰，史弘肇起復，加兼侍中。

侯益家富於財，厚賂執政及史弘肇等，由是大臣爭譽之。丙寅，以益兼中書令，行開封尹。

改廣晉府為大名府，晉昌軍為永興軍。

侯益盛毀王景崇於朝，言其恣橫。景崇聞益尹開封，知事已變，內不自安，且怨朝廷。會詔遣供奉官王益如鳳翔，征趙匡贇牙兵詣闕，趙思綰等甚懼，景崇因以言激之。思綰途中謂其黨常彥卿曰：「小太尉已落其手，吾屬至京師，並死矣，奈何？」彥卿曰：「

臨機制變，子勿復言。」

癸酉，至長安，永興節度副使安友規、巡檢喬守溫出迎王益，置酒於客亭。思綰前白曰：「壕寨使已定捨館於城東。今將士家屬皆在城中，欲各入城挈家詣城東宿。」友規等然之。時思綰等皆無鎧仗，既入西門，有州校坐門側，思綰遽奪其劍斬之。其徒因大譟，持白梃，殺守門者十餘人，分遣其黨守諸門。思綰入府，開庫取鎧仗給之，友規等皆逃去。思綰遂據城，集城中少年，得四千餘人，繕城隍，葺樓堞，旬日間，戰守之具皆備。王景崇諷鳳翔吏民表景崇知軍府事，朝廷患之。甲戌，徙靜難節度使王守恩為永興節度使，徙保義節度使趙暉為鳳翔節度使，並同平章事。以景崇為邠州留後，令便道之官。虢州伶人靖邊庭殺團練使田令方，驅掠州民，奔趙思綰。至潼關，潼關守將出擊之，其眾皆潰。

初，契丹主北歸，至定州，以義武節度副使邪律忠為節度使，徙故節度使孫方簡為大同節度使。方簡怨恚，且懼入朝為契丹所留，遷延不受命，帥其黨三千人保狼山故寨，控守要害。契丹攻之，不克。未幾，遣使請降，帝復其舊官，以扞契丹。邪律忠聞鄴都既平，常懼華人為變。詔以成德留後劉在明為幽州道馬步都部署，使出兵經略定州。未行，忠與麻荅等焚掠定州，悉驅其人棄城北去。孫方簡自狼山帥其眾數百，還據定州，又奏以弟行友為易州刺史，方遇為泰州刺史。每契丹入寇，兄弟奔命，契丹頗畏之。於是晉末州縣陷契丹者，皆復為漢有矣。

丙子，以劉在明為成德節度使。

麻荅至其國，契丹主責以失守。麻荅服，曰：「因朝廷征漢官致亂耳。」契丹主鴆殺之。

蘇逢吉等為相，多遷補官吏。楊邠以為虛費國用，所奏多抑之，逢吉等不悅。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、同平章事李濤上疏言：「今關西紛擾，外御為急。二樞密皆佐命功臣，官雖貴而家未富，宜授以要害大鎮。樞機之務在陛下目前，易以裁決，逢吉、禹珪自先帝時任事，皆可委也。」楊邠、郭威聞之，見太后泣訴。稱：「臣等從先帝起艱難中，今天子取人言，欲棄之於外。況關西方有事，臣等何忍自取安逸，不顧社稷。若臣等必不任職，乞留過山陵。」太后怒，以讓帝，曰：「國家勳舊之臣，奈何聽人言而逐之！」帝曰：「此宰相所言也。」因詰責宰相。濤曰：「此疏臣獨為之，他人無預。」丁丑，罷濤政事，勒歸私第。

是日，邠、涇、同、華四鎮俱上言護國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守貞與永興、鳳翔同反。

始，守貞聞杜重威死而懼，陰有異志，自以晉世嘗為上將，有戰功，素好施，得士卒心。漢室新造，天子年少初立，執政皆後進，有輕朝廷之志。乃招納亡命，養死士，治城塹，繕甲兵，晝夜不息。遣人間道繼蠟丸結契丹，屢為邊吏所獲。

浚儀人趙修己，素善術數，自守貞鎮滑州，署司戶參軍，累從移鎮，為守貞言：「時命不可，勿妄動！」前後切諫非一，守貞不聽，乃稱疾歸鄉里。僧總倫，以術媚守貞，言其必為天子，守貞信之。又嘗會將佐置酒，引弓指《舐掌虎圖》曰：「吾有非常之福，當中其舌。」一發中之，左右皆賀。守貞益自負。會趙思綰據長安，奉表獻御衣於守貞，守貞自謂天人協契，乃自稱秦王。遣其驍將平陸王繼勳將兵據潼關，以思綰為晉昌節度使。

同州距河中最近，匡國節度使張彥威，常詗守貞所為，奏請先為之備。詔滑州馬軍都指揮使羅金山將部兵戍同州。故守貞起兵，同州不為所並。金山，雲州人也。

定難節度使李彝殷發兵屯境上，奏稱：「去三載前羌族啄毋殺綏州刺史李仁裕叛去，請討之。」慶州上言：「請益兵為備。」詔以司天言，今歲不利先舉兵，諭止之。

夏，四月，辛巳，陝州都監王玉奏克復潼關。

帝與左右謀，以太后怒李濤離間，欲更進用二樞密，以明非帝意。左右亦疾二蘇之專，欲奪其權，共勸之。壬午，制以樞密使楊邠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、同平章事，樞密使如故，以副樞密使郭威為樞密使，又加三司使王章同平章事。凡中書除官，諸司奏事，帝皆委邠斟酌。自是三相拱手，政事盡決於邠。事有未更邠所可否者，莫敢施行，遂成凝滯。三相每進擬用人，苟不出邠意，雖簿、尉亦不之與。邠素不喜書生，常言：「國家府廩實，甲兵強，乃為急務。至於文章禮樂，何足介意！」既恨二蘇排己，又以其除官太濫，為眾所非，欲矯其弊，由是艱於除拜，士大夫往往有自漢興至亡不沾一命者。凡門廕及百司入仕者悉罷之。雖由邠之愚蔽，時人亦咎二蘇之不公所致云。

以鎮寧節度使郭從義充永興行營都部署，將侍衛兵討趙思綰。戊子，以保義節度使白文珂為河中行營都部署，內客省使王峻為都監。辛卯，削奪李守貞官爵，命文珂等會兵討之。乙未，以寧江節度使、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尚洪遷為西面行營都虞候。

王景崇遷延不之邠州，閱集鳳翔丁壯，詐言討趙思綰，仍牒邠州會兵。

契丹主如遼陽，故晉主與太后、皇后皆謁見。有禪奴利者，契丹主之妻兄也，聞晉主有女未嫁，詣晉主求之，晉主辭以幼。後數日，契丹主使人馳取其女而去，以賜禪奴。

王景崇遣蜀鳳州刺史徐彥書，求通互市。壬戌，蜀主使彥復書招之。

契丹主留晉翰林學士徐台符於幽州，台符逃歸。

五月，乙亥，滑州言河決魚池。

六月，戊寅朔，日有食之。

辛巳，以奉國左廂都虞候劉詞充河中行營馬步都虞候。

乙酉，王景崇遣使請降於蜀，亦受李守貞官爵。高從誨既與漢絕，北方商旅不至，境內貧乏，乃遣使上表謝罪，乞修職貢。詔遣使尉撫之。

西面行營都虞候尚洪遷攻長安，傷重而卒。

秋，七月，以工部侍郎李穀充西南面行營都轉運使。

庚申，加樞密使郭威同平章事。

蜀司空兼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張業，性豪侈，強市人田宅，藏匿亡命於私第，置獄，系負債者，或歷年至有瘐死者。其子檢校左僕射繼昭，好擊劍，嘗與僧歸信訪善劍者，右匡聖都指揮使孫漢韶與業有隙，密告業、繼昭謀反。翰林承旨李昊、奉聖控鶴馬步都指揮使安思謙復從而譖之。甲子，業入朝，蜀主命壯士就都堂擊殺之，下詔暴其罪惡，籍沒其家。

樞密使、保寧節度使兼侍中王處回，亦專權貪縱，賣官鬻獄，四方饋獻，皆先輸處回，次及內府，家貲巨萬。子德鈞，亦驕橫。張業既死，蜀主不忍殺處回，聽歸私第。處回

惶恐辭位，以為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。

蜀主欲以普豐庫使高延昭、茶酒庫使王昭遠為樞密使，以其名位素輕，乃授通奏使，知樞密院事。昭遠，成都人，幼以僧童從其師入府，蜀高祖愛其敏慧，令給事蜀主左右。至是，委以機務，府庫金帛，恣其取與，不復會計。

戊辰，以郭從義為永興節度使，白文珂兼知河中行府事。

蜀主以翰林承旨、尚書左丞李昊為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，翰林學士、兵部侍郎徐光溥為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，並同平章事。

蜀安思謙謀盡去舊將，又譖衛聖都指揮使兼中書令趙廷隱謀反，欲代其位，夜，發兵圍其第。會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廷珪入朝，極言廷隱無罪，乃得免。廷隱因稱疾，固請解軍職。甲戌，蜀主許之。

風翔節度使趙暉至長安。乙亥，表王景崇反狀益明，請進兵擊之。

初，高祖鎮河東，皇弟崇為馬步都指揮使，與蕃漢都孔目官郭威爭權，有隙。及威執政，崇憂之。節度判官鄭珙，勸崇為自全計，崇然之。珙，青州人也。八月，庚辰，崇表募兵四指揮，自是選募勇士，招納亡命，繕甲兵，實府庫，罷上供財賦，皆以備契丹為名。朝廷詔令，多不稟承。

自河中、永興、鳳翔三鎮拒命以來，朝廷繼遣諸將討之。昭義節度使常思屯潼關，白文珂屯同州，趙暉屯咸陽。惟郭從義、王峻置柵近長安，而二人相惡如水火，自春徂秋，皆相持莫肯攻戰。帝患之，欲遣重臣臨督。壬午，以郭威為西面軍前招慰安撫使，諸軍皆受威節度。威將行，問策於太師馮道。道曰：「守貞自謂舊將，為士卒所附，願公勿愛官物，以賜士卒，則奪其所恃矣。」威從之。由是眾心始附於威。

詔白文珂趣河中，趙暉趣風翔。

甲申，蜀主以趙廷隱為太傅，賜爵宋王，國有大事，就第問之。

戊子，蜀改鳳翔曰岐陽軍，己丑，以王景崇為岐陽節度使、同平章事。

乙未，以錢弘俶為東南兵馬都元帥、鎮海、鎮東節度使兼中書令、吳越國王。

郭威與諸將議攻討，諸將欲先取長安、鳳翔。鎮國節度使扈彥珂曰：「今三叛連衡，推守貞為主，守貞亡，則兩鎮自破矣。若捨近而攻遠，萬一王、趙拒吾前，守貞掎吾後，此危道也。」威善之。於是威自陝州，白文珂及寧江節度使、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劉詞自同州，常思自潼關，三道攻河中。威撫養士卒，與同苦樂，小有功輒厚賞之，微有傷常親視之。士無賢不肖，有所陳啟，皆溫辭色而受之。違忤不怒，小過不責。由是將卒咸歸心於威。

始，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在麾下，受其恩施，又士卒素驕，苦漢法之嚴，謂其至則叩城奉迎，可坐而待之。既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，皆忘守貞舊恩。己亥，至城下，揚旗伐鼓，踴躍詬譟，守貞視之失色。

白文珂克西關城，柵於河西，常思柵於城南，威柵於城西。未幾，威以常思無將領才，先遣歸鎮。諸將欲急攻城，威曰：「守貞前朝宿將，健斗好施，屢立戰功。況城臨大河，樓堞完固，未易輕也。且彼憑城而鬥，吾仰而攻之，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！夫勇有盛衰，攻有緩急，時有可否，事有後先。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，使飛走路絕。吾洗兵牧馬，坐食轉輸，溫飽有餘。俟城中無食，公帑家財皆竭，然後進梯沖以逼之，飛書檄以招之。彼之將士，脫身逃死，父子且不相保，況烏合之眾乎！思綰、景崇，但分兵縻之，不足慮也。」乃發諸州民夫二萬餘人，使白文珂等帥之，刳長壕，築連城，列隊伍而圍之。威又謂諸將曰：「守貞孱畏高祖，不敢鴟張；以我輩崛起太原，事功未著，有輕我心，故敢反耳。正宜靜以制之。」乃偃旗臥鼓，但循河設火舖，連延數十里，番步卒以守之。遣水軍檥舟於岸，寇有潛往來者，無不擒之。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。

蜀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王處回請老，辛丑，以太子太傅致仕。

南漢主遣知制誥宣化鍾允章求婚於楚，楚王希廣不許。南漢主怒。問允章：「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？」對曰：「馬氏兄弟，方爭亡於不暇，安能害我！」南漢主曰：「然。希廣懦而吝嗇，其士卒忘戰日久，此乃吾進取之秋也。」

武平節度使馬希萼請與楚王希廣各修職貢，求朝廷別加官爵，希廣用天策府內都押牙歐弘練、進奏官張仲荀謀，厚賂執政，使拒其請。九月，壬子，賜希萼及楚王希廣詔書，

諭以「兄弟宜相輯睦，凡希萼所貢，當附希廣以聞。」希萼不從。

蜀兵援王景崇，軍於散關，趙暉遣都監李彥從襲擊，破之，蜀兵遁去。

蜀主以張業、王處回執政，事多壅蔽，己未，始置匭函，後改為獻納函。

王景崇盡殺侯益家屬七十餘人，益子前天平行軍司馬仁矩先在外，得免。庚申，以仁矩為隰州刺史。仁矩子延廣，尚在襁褓，乳母劉氏以己子易之，抱延廣而逃，乞食至於大梁，歸於益家。

李守貞屢出兵欲突長圍，皆敗而返。遣人繼蠟丸求救於唐、蜀、契丹，皆為邏者所獲。城中食且盡，殍死者日眾。守貞憂形於色，召總倫詰之，總倫曰：「大王當為天子，人不能奪。但此分野有災，待磨滅將盡，只餘一人一騎，乃大王鵲起之時也。」守貞猶以為然。

冬，十月，王景崇遣其子德讓，趙思綰遣其子懷乂，見蜀主於成都。

戊寅，景崇遣兵出西門，趙暉擊破之，遂取西關城。景崇退守大城，暉塹而圍之，數挑戰，不出。暉潛遣千餘人擐甲執兵，效蜀旗幟，循南山而下，令諸軍聲言：「蜀兵至矣。」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之，暉設伏掩擊，盡殪之。自是景崇不復敢出。

蜀主遣山南西道節度使安思謙將兵救鳳翔，左僕射兼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毋昭裔上疏諫曰：「臣竊見莊宗皇帝志貪西顧，前蜀主意欲北行，凡在庭臣，皆貢諫疏，殊無聽納，有何所成！只此兩朝，可為鑒誡。」不聽，又遣雄武節度使韓保貞引兵出汧陽以分漢兵之勢。

王景崇遣前義成節度使酸棗李彥舜等逆蜀兵。丙申，安思謙屯右界，漢兵屯寶雞。思謙遣眉州刺史申貴將兵二千趣模壁，設伏於竹林。丁酉旦，貴以兵數百壓寶雞而陳，漢兵逐之，遇伏而敗，蜀兵逐北，破寶雞寨。蜀兵去，漢兵復入寶雞。己亥，思謙進屯渭水，漢益兵五千戍寶雞。思謙畏之，謂眾曰：「糧少敵強，宜更為後圖。」辛丑，退屯鳳州，尋歸興元，貴，潞州人也。

荊南節度使兼中書令、南平文獻王高從誨寢疾，以其子節度副使保融判內外兵馬事。癸

卯，從誨卒，保融知留後。

彰武節度使高允權與定難節度使李彝殷有隙，李守貞密求援於彝殷，發兵屯延、丹境上，聞官軍圍河中，乃退。甲辰，允權以其狀聞，彝殷亦自訴，朝廷和解之。

初，高祖入大梁，太師馮道、太子太傅李崧皆在真定，高祖以道第賜蘇禹珪，崧第賜蘇逢吉。崧第中瘞藏之物及洛陽別業，逢吉盡有之。及崧歸朝，自以形跡孤危，事漢權臣，常惕惕謙謹，多稱疾杜門。而二弟嶼、嶬，與逢吉子弟俱為朝士，時乘酒出怨言，云：「奪我居第、家貲！」逢吉由是惡之。未幾，崧以兩京宅券獻於逢吉，逢吉愈不悅。翰林學士陶谷，先為崧所引用，復從而譖之。

漢法既嚴，而侍衛都指揮使史弘肇尤殘忍，寵任孔目官解暉，凡入軍獄者，使之隨意鍛煉，無不自誣。及三叛連兵，群情震動，民間或訛言相驚駭。弘肇掌部禁兵，巡邏京城，得罪人，不問情輕重，於法何如，皆專殺不請。或決口斷舌，斫筋，折脛，無虛日。雖奸盜屏跡，而冤死者甚眾，莫敢辨訴。李嶼僕夫葛延遇，為嶼販鬻，多所欺匿，嶼抶之，督其負甚急，延遇與蘇逢吉之僕李澄謀上變告嶼謀反。逢吉聞而誘致之，因召崧至第，收送侍衛獄。嶼自誣云：「與兄崧、弟嶬、甥王凝及家僮合二十人，謀因山陵發引，縱火焚京城作亂。又遣人以蠟書入河中城，結李守貞。又遣人召契丹兵。」及具獄上，逢吉取筆改「二十」為「五十」字。十一月，甲寅，下詔誅崧兄弟、家屬及辭所連及者，皆陳屍於市。仍厚賞葛延遇等，時人無不冤之。自是士民家皆畏憚僕隸，往往為所脅制。

他日，秘書郎真定李昉詣陶谷，谷曰：「君於李侍中近遠？」昉曰：「族叔父。」谷曰：「李氏之禍，谷有力焉。」昉聞之，汗出。谷，邠州人也，本姓唐，避晉高祖諱改焉。

史弘肇尤惡文士，常曰：「此屬輕人難耐，每謂吾輩為卒。」弘肇領歸德節度使，委親吏楊乙收屬府公利。乙依勢驕橫，合境畏之如弘肇，副使以下，望風展敬，乙皆下視之。月率錢萬緡以輸弘肇，部民不勝其苦。

初，沈丘人舒元，嵩山道士楊訥，俱以遊客干李守貞。守貞為漢所攻，遣元更姓朱，訥更姓李，名平，間道奉表求救於唐。唐諫議大夫查文徽、兵部侍郎魏岑請出兵應之。

唐主命北面行營招討使李金全將兵救河中，以清淮節度使劉彥貞副之，文徽為監軍使，岑為沿淮巡檢使，軍於沂州之境。金全與諸將方會食，候騎白有漢兵數百在澗北，皆羸

弱，請掩之。金全令曰：「敢言過澗者斬！」及暮，伏兵四起，金鼓聞十餘里，金全令曰：「孺可與之戰乎？」時唐士卒厭兵，莫有鬥志，又河中道遠，勢不相及。丙寅，唐兵退保海州。唐主遣帝書謝，請復通商旅，且請赦守貞，朝廷不報。

壬申，葬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於睿陵，廟號高祖。

十二月，丁丑，以高保融為荊南節度使、同平章事。

辛巳，南漢主以內常侍吳懷恩為開府儀同三司、西北面招討使，將兵擊楚，攻賀州。楚王希廣遣決勝指揮使徐知新等將兵五千救之。未至，南漢人已拔賀州，鑿大阱於城外，覆以竹箔，加土，下施機軸，自塹中穿穴通阱中。知新等至，引兵攻城，南漢遣人自穴中發機，楚兵悉陷，南漢出兵從而擊之。楚兵死者以千數，知新等遁歸，希廣斬之。南漢兵復陷昭州。

王景崇累表告急於蜀，蜀主命安思謙再出兵救之。壬午，思謙自興元引兵屯鳳州，請先運糧四十萬斛，乃可出境。蜀主曰：「觀思謙之意，安肯為朕進取！」然亦發興州、興元米數萬斛以饋之。戊子，思謙進屯散關，遣馬步使高彥儔、眉州刺史申貴擊漢箭筈安都寨，破之。庚寅，思謙敗漢兵於玉女潭，漢兵退屯寶雞，思謙進屯模壁。韓保貞出新關，壬辰，軍於隴州神前，漢兵不出，保貞亦不敢進。

趙暉告急於郭威，威自往赴之。時李守貞遣副使周光遜、裨將王繼勳、聶知遇守城西，威戒白文珂、劉詞曰：「賊苟不能突圍，終為我禽；萬一得出，則吾不得復留於此。成敗之機，於是乎在。賊之驍銳，盡在城西，我去必來突圍，爾曹謹備之！」威至華州，聞蜀兵食盡引去，威乃還。韓保貞聞安思謙去，亦退保弓川寨。

蜀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、同平章事徐光溥坐以艷辭挑前蜀安康長公主，丁酉，罷守本官。

隱皇帝上

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下

乾祐二年（己酉，公元九四九年）

春，正月，乙巳朔，大赦。

郭威將至河中，白文珂出迎之。

戊申夜，李守貞遣王繼勳等引精兵千餘人，循河而南，襲漢柵，坎岸而登，遂入之，縱火大譟，軍中狼狽不知所為。劉詞神色自若，下令曰：「小盜不足驚也！」帥眾擊之。客省使閻晉卿曰：「賊甲皆黃紙，為火所照，易辨耳。奈眾無鬥志何！」裨將李韜曰：「安有無事食君祿，有急不死鬥者邪！」援桀先進，眾從之。河中兵退走，死者七百人，繼勳重傷，僅以身免。己酉，郭威至，劉詞迎馬首請罪。威厚賞之，曰：「吾所憂正在於此。微兄健鬥，幾為虜嗤。然虜伎殫於此矣。」晉卿，忻州人也。

守貞之欲攻河西柵也，先遣人出酤酒於村墅，或貰與，不責其直，邏騎多醉。由是河中兵得潛行入寨，幾至不守。郭威乃下令：「將士非犒宴，毋得私飲！」愛將李審，晨飲少酒，威怒曰：「汝為吾帳下，首違軍令，何以齊眾！」立斬以徇。

甲寅，蜀安思謙退屯鳳州，上表待罪，蜀主釋不問。詔以靜州隸定難軍，二月，辛未，李彝殷上表謝。彝殷以中原多故，有輕傲之志，每藩鎮有叛者，常陰助之，邀其重賂。朝廷知其事，亦以恩澤羈縻之。

淮北群盜多請命於唐，唐主遣神衛都虞候皇甫暉等將兵萬人出海、泗以招納之。蒙城鎮將咸師朗等降於暉。徐州將成德欽敗唐兵於峒峿鎮，俘斬六百級，暉等引歸。

晉李太后詣契丹主，請依漢人城寨之側，給田以耕桑自贍。契丹主許之，並晉主遷於建州。未至，安太妃卒於路。遺令：「必焚我骨，南向揚之，庶幾魂魄歸達於漢。」既至建州，得田五十餘頃，晉主令從者耕其中以給食。頃之，述律王遣騎取晉主寵姬趙氏、聶氏而去。述律王者，契丹主德光之子也。

三月，己未，以歸德牙內指揮使史德琉領忠州刺史。德琉，弘肇之子也，頗讀書，常不樂父之所為。有舉人呼譟於貢院門，蘇逢吉命執送侍衛司，欲其痛棰而黥之。德琉言於父曰：「書生無禮，自有台府治之，非軍務也。此乃公卿欲彰大人之過耳。」弘肇大然之，即破械遣之。

楚將徐進敗蠻於風陽山，斬首五千級。

夏，四月，壬午，太白晝見，民有仰視之者，為邏卒所執，史弘肇腰斬之。

河中城中食且盡，民餓死者什五六。癸卯，李守貞出兵五千餘人，繼梯橋，分五道以攻長圍之西北隅。郭威遣都監吳虔裕引兵橫擊之，河中兵敗走，殺傷太半，奪其攻具。五月，丙午，守貞復出兵，又敗之，擒其將魏延朗、鄭賓。壬子，周光遜、王繼勳、聶知遇帥其眾千餘人來降。守貞將士降者相繼，威乘其離散，庚申，督諸軍百道攻之。

趙思綰好食人肝，嘗面剖而膾之。膾盡，人猶未死。又好以酒吞人膽，謂人曰：「吞此千枚，則膽無敵矣。」及長安城中食盡，取婦女、幼稚為軍糧，日計數而給之。每犒軍，輒屠數百人，如羊豕法。思綰計窮，不知所出。郭從義使人誘之。初，思綰少時，求為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李肅僕，肅不納，曰：「是人目亂而語誕，他日必為叛臣。」肅妻張氏，全義之女也，曰：「君今拒之，後且為患。」乃厚以金帛遺之。及思綰據長安，肅閒居在城中，思綰數就見之，拜伏如故禮。肅曰：「是子亟來，且污我。」欲自殺。妻曰：「曷若勸之歸國！」會思綰問自全之計，肅乃與判官程讓能說思綰曰：「公本與國家無嫌，但懼罪耳。今國家三道用兵，俱未有功，若以此時翻然改圖，朝廷必喜，自可不失富貴。孰與坐而待斃乎！」思綰從之，遣使詣闕請降。乙丑，以思綰為華州留後，都指揮使常彥卿為虢州刺史，令便道之官。

吳越內牙都指揮使斜滔，胡進思之黨也，或告其謀叛，辭連丞相弘億。吳越王弘俶不欲窮治，貶滔於處州。

六月，癸酉朔，日有食之。

秋，七月，甲辰，趙思綰釋甲出城受詔，郭從義以兵守其南門，復遣還城。思綰求其牙兵及鎧仗，從義亦給之。思綰遷延，收斂財賄，三改行期。從義等疑之，密白郭威，請圖之，威許之。壬子，從義與都監、南院宣徽使王峻按轡入城，處於府捨，召思綰酌別，因執之，並常彥卿及其父兄部曲三百人，皆斬於市。

甲寅，郭威攻河中，克其外郭。李守貞收餘眾，退保子城。諸將請急攻之，威曰：「夫鳥窮則啄，況一軍乎！涸水取魚，安用急為！」壬戌，李守貞與妻及子崇勳等自焚，威入城，獲其子崇玉等及所署宰相靖□余、孫願、樞密使劉芮、國師總倫等，送大梁，磔於市。征趙修己為翰林天文。威閱守貞文書，得朝廷權臣及藩鎮與守貞交通書，詞意悖

逆，欲奏之。秘書郎榆次王溥諫曰；「魑魅乘夜爭出，見日自消。願一切焚之，以安反仄。」威從之。

三叛既平，帝浸驕縱，與左右狎暱。飛龍使瑕丘後匡贊、茶酒使太原郭允明以諂媚得幸，帝好與之為廋辭、丑語，太后屢戒之，帝不以為意。癸亥，太常卿張昭上言：「宜親近儒臣，講習經訓。」不聽。昭，即昭遠，避高祖諱改之。

戊辰，加永興節度使郭從義同平章事，徙鎮國節度使扈彥珂為護國節度使，以河中行營馬步都虞候劉詞為鎮國節度使。

唐主復進用魏岑。吏部郎中會稽鐘謨、尚書員外郎李德明始以辯慧得幸，參預國政。二人皆恃恩輕躁，雖不與岑為黨，而國人皆惡之。戶部員外郎范沖敏，性狷介，乃教天威都虞候王建封上書，歷詆用事者，請進用正人。唐主謂建封武臣典兵，不當干預國政，大怒，流建封於池州，未至，殺之，沖敏棄市。唐主聞河中破，以朱元為駕部員外郎，待詔文理院李平為尚書員外郎。

吳越王弘俶以丞相弘億判明州。

西京留守、同平章事王守恩，性貪鄙，專事聚斂。喪車非輸錢不得出城，下至抒廁、行乞之人，不免課率，或縱麾下令盜人財。有富室娶婦，守恩與俳優數人往為賓客，得銀數鋌而返。

八月，甲申，郭威自河中還，過洛陽。守恩自恃位兼將相，肩輿出迎。威怒，以為慢己，辭以浴，不見，即以頭子命保義節度使、同平章事白文珂代守恩為留守，文珂不敢違。守恩猶坐客次，吏白：「新留守已視事於府矣。」守恩大驚，狼狽而歸，見家屬數百已逐出府，在通衢矣。朝廷不之問，以文珂兼侍中，充西京留守。

歐陽修論曰：自古亂亡之國，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，此勢之然也，五代之際是已。文珂、守恩皆漢大臣，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而易置之，如更戍卒。是時太祖未有無君之志，而所為如此者，蓋習為常事，故文珂不敢違，守恩不敢拒。太祖既處之不疑，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，豈非綱紀壞亂之極而至於此歟！是以善為天下慮者，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，可不戒哉！

守恩至大梁，恐獲罪，廣為貢獻，重賂權貴。朝廷亦以守恩首舉潞州歸漢，故宥之，但誅其用事者數人而已。

馬希萼悉調郎州丁壯為鄉兵，造號靜江軍，作戰艦七百艘，將攻潭州，其妻苑氏諫曰：「兄弟相攻，勝負皆為人笑。」不聽，引兵趣長沙。馬希廣聞之曰：「朗州，吾兄也，不可與爭，當以國讓之而已。」劉彥□、李弘皋等固爭以為不可，乃以岳州刺史王贇為都部署戰棹指揮使，以彥□監其軍。己丑，大破希萼於僕射洲，獲其戰艦三百艘。贇追希萼，將及之，希廣遣使召之曰：「勿傷吾兄！」贇引兵還。贇，環之子也。希萼自赤沙湖乘輕舟遁歸，苑氏泣曰：「禍將至矣，余不忍見也。」赴井而死。

戊戌，郭威至大梁，入見，帝勞之，賜金帛、衣服、玉帶、鞍馬，辭曰：「臣受命期年，僅克一城，何功之有！且臣將兵在外，凡鎮安京師、供億所須、使兵食不乏，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，臣安敢獨膺此賜！請遍賞之。」又議加領方鎮，辭曰：「楊邠位在臣上，未有茅土。且帷幄之臣，不可以弘肇為比。」九月，壬寅，遍賜宰相、樞密、宣徽、三司、侍衛使九人，與威如一。帝欲特賞威，辭曰；「運籌建畫，出於廟堂；發兵饋糧，資於藩鎮；暴露戰鬥，在於將士；而功獨歸臣，臣何以堪之！」

乙巳，加威兼侍中，史弘肇兼中書令。辛亥，加竇貞固司徒，蘇逢吉司空，蘇禹珪左僕射，楊邠右僕射。諸大臣議，以朝廷執政溥加恩，恐藩鎮觖望。乙卯，加天雄節度使高行周守太師，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守太傅，泰寧節度使符彥卿守太保，河東節度使劉崇兼中書令。己未，加忠武節度使劉信、天平節度使慕容彥超、平盧節度使劉銖並兼侍中。辛酉，加朔方節度使馮暉、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兼中書令。冬，十月，壬申，加義武節度使孫方簡、武寧節度使劉贇同平章事；壬午，加吳越王弘俶尚書令，楚王希廣太尉；丙戌，加荊南節度使高保融兼侍中。議者以為：「郭威不專有其功，推以分人，信為美矣。而國家爵位，以一人立功而覃及天下，不亦濫乎！」

吳越王弘俶募民能墾荒田者，勿收其稅，由是境內無棄田。或請糾民遺丁以增賦，仍自掌其事。弘俶杖之國門。國人皆悅。

楚靜江節度使馬希瞻以兄希萼、希廣交爭，屢遣使諫止，不從。知終覆族，疽發於背，丁亥，卒。

契丹寇河北，所過殺掠，節度使、刺史各嬰城自守。游騎至貝州及鄴都之北境，帝憂之。

己丑，遣樞密使郭威督諸將御之，以宣徽使王峻監其軍。

十一月，契丹聞漢兵渡河，乃引去。辛亥，郭威軍至鄴都，令王峻分軍趣鎮、定。戊午，威至邢州。

唐兵渡淮，攻正陽。十二月，潁州將白福進擊敗之。

楊邠為政苛細。初，邢州人周璨為諸衛將軍，罷秩無依，從王景崇西征，景崇叛，遂為之謀主。邠奏：「諸前資官，喜搖動藩臣，宜悉遣詣京師。」既而四方雲集，日遮宰相馬求官。辛卯，邠復奏：「前資官宜分居兩京，以俟有闕而補之。」漂泊失所者甚眾。邠又奏：「行道往來者，皆給過所。」既而官司填咽，民情大擾，乃止。

趙暉急攻鳳翔，周璨謂王景崇曰：「公鄜與蒲、雍相表裡，今二鎮已平，蜀兒不足恃，不如降也。」景崇曰：「善，吾更思之。」後數日，外攻轉急。景崇謂其黨曰：「事窮矣，吾欲為急計。」乃謂其將公孫輦、張思練曰：「趙暉精兵，多在城北，來日五鼓前，爾二人燒城東門詐降，勿令寇入，吾與周璨以牙兵出北門突暉軍，縱無成而死，猶勝束手。」皆曰：「善。」癸巳，未明，輦、思練燒東門請降，府牙火亦發。二將遣人詗之，景崇已與家人自焚矣。璨亦降。

丁酉，密州刺史王萬敢擊唐海州獲水鎮，殘之。

是月，南漢主如英州。

是歲，唐泉州刺史留從效兄南州副使從願，鴆刺史董思安而代之。唐主不能制，置清源軍於泉州，以從效為節度使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